

第一章 帶著任務穿越去

江糯，二十六歲，死於心肌梗塞。

此刻，身為新生代生魂的她正在排隊辦理投胎業務。

前方大大的螢幕上，資料不斷跳躍，正在迅速地計算功德、陰德、陰債等資料，然後阿飄們不斷被分流，引向不同的方向。

輪到江糯時，螢幕的數據閃爍一陣後當機了，一道光迅速落在她身上，等她回過神時，她已身處一間獨立的辦公室內。

對面坐了個鬼官，桌面擺著一個名牌，上書曹官田嵇，他旁邊則坐了一位文書類的小吏。

對方從不斷翻閱的公文裏抬頭，手指輕點。

她不由自主地坐到了前面的椅子上。

「江糯，享年二十六歲，生前職業為H漫作家。」說到這句，田曹官朝她看了一眼。

江糯面無表情，看啥啊，H漫作家怎麼了？少見多怪！

「父母亡，六親無，無固定資產，有存款百萬……」

沒錯，家無恆產，存款百萬，說的就是她。

這錢來源於稿費和各種改編，她沒有特意存，在生活上從來沒委屈過自己，雖說不大手大腳，卻也沒有精打細算就是了，換句話說，這些都是她花剩下的。

「因妳生前立下遺囑，若意外去世，這筆錢會捐給公共慈善機構，所以根據妳生前功過的綜合評定，經過匯算，妳一生積攢的功德四萬兩千兩，陰債五萬一千八百兩，冤親債主十六……」

江糯一臉懵然，聽不懂。

似乎看出來她一知半解，旁邊的小吏解釋，「受生債多寡關乎妳投胎的好壞。」

受生債，聽著怎麼像是地府信用貨幣？江糯問：「一萬六是多還是少？」

「一萬六剛好足夠妳下世投胎成人，但是——」

江糯在心裏默默翻了個白眼，說話能不能一次說完？

「妳下一世十歲失怙，六親緣淺，孤苦無依，福壽無多……」

江糯聽著笑容漸漸消失，眉頭擰成一團，聽著下一世又是爛命一條，比這一世還慘。

看著田曹官，她心中總有種說不出的怪異感，直接叫停，「停——你們是不是算錯了？我自認生前還算一個好人，從小到大從未做過任何一件傷天害理的事，坐地鐵會給老弱病殘孕讓座，路邊撿到一分錢也會交給員警叔叔，從不撬人牆角橫刀奪愛，非常有良心。我這樣的，不至於下輩子投胎這麼慘吧？」更別提她還捐款百萬！

江糯的話讓田曹官和小吏聽得嘴角抽搐。

「為什麼受生債那麼少，妳心裏應該有數的。」

江糯思索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可是和我的職業有關？」

「自信點，妳可以把可能兩個字去掉。」

還真的是因為職業的關係啊？江糯僵著臉，「可我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漫畫家。」
為什麼要她承受這些？

「是H漫作家。」田曹官強調，「傳播淫穢，有損陰德。」

江糯心中憤憤，聖人有言，食色性也，況且她以劇情為主，偶爾加點肉，又不是滿篇肉裏找劇情。

「妳不必不服氣，受生債的多寡是鬼工智慧計算出來的，絕無可能出錯。」

那就是無可更改咯？「關於我的下輩子，還有什麼慘的，一併說了吧。」

「總體而言，病痛纏身，命途多舛，最重要的是，下輩子妳會投胎成妓女。」說到這，田曹官看向她的目光都帶上了憐憫。

什麼？江糯霍地站了起來，果然，沒有最慘，只有更慘。

「有沒有什麼辦法——」

「有！」

江糯一笑，果然是這樣，不然他們也不會和她廢話那麼多。

「是這樣的，有這麼一個任務……」

江糯越聽，感覺劇情及背景越像她不久前看的那本叫《後宮謀》的小說。

天下大勢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小說的背景是大周建成之初，百廢待興之時。

大國初立，皇帝納妃，妃子的人選皆是功臣之女，此舉一來可安撫嘉獎有功之臣，朝廷上下歸心，起到穩固朝政的作用；二來能充盈後宮，綿延子嗣，讓江山後繼有人，穩定民心。

女主向淑瀾正是其中一位被納入後宮的功臣之女，她爹向振元是降臣也是功臣，在皇帝揮兵入京時，他做主下令打開城門，舉城投降，以一己之力壓服舊朝百官，迎新天子入京。

京城的歸附象徵天下一統，向振元此舉同時避免了很多傷亡，保存了國力，功勞很大。

向淑瀾因此獲得了正二品淑妃的封號，起點很高。

殊不知她在入宮前，與深情男配許君哲已情愫暗生，但因為各種考慮，她仍應召入宮。為此，兩人內心都很痛苦。

這部小說偏大女主設定，女主的處境由弱到強，本身也從最低階的青銅進化到王者，在登頂路上遇神殺神，遇佛殺佛。

但對其他人，她就不那麼友好了，就拿天子來說，像一個工具人，他的設定是能打江山卻不擅長治理的帝王，前期打天下時受了傷，子嗣艱難，後宮孕者甚少——女主當然是例外啦。待女主羽翼豐滿時，他再適時噶屁。總之，各種正面反面襯托女主。

而許君哲不愧其深情男配的人設，為了女主犧牲很多，不僅犧牲自己，也犧牲別人，正應了那句，為她瘋為她狂，為她匡匡撞大牆。

最慘的就是許君哲的妻子沈繁花，正是被迫犧牲的人員之一。

沈繁花亦是功臣之女，沈家父兄隨天子征戰天下，戰功赫赫，更是在長平之戰中救過天子的命，同時他們也命喪於此。

待天下平定，沈家闔家上下只餘沈繁花一女。

大封賞之時，天子追封沈氏父兄前後功，沈家父兄一人封公一人封侯，一門雙爵，榮耀至極。這些都是死後哀榮，但天子並未忘記活著的人。

若是沈繁花入宮，至少是四妃之首，甚至皇貴妃也不是沒機會的，但是她偏偏在天子納妃之前愛上了許君哲，婉拒了天子納她為妃的好意。

可她也沒得善終啊，二十五歲就亡故，一生無子。父兄奮鬥了一輩子的資源都被許君哲所繼承，想想就令人氣憤。

其他人也各有各的不幸，總而言之，女主登頂之路，可謂白骨累累。

田曹官的要求很簡單，江糯也聽明白了。

俗話說，新皇朝新氣象，隨著大周問鼎天下，國運重新凝聚。

這些隨著天子征戰天下為國犧牲的英烈，本來可以得享民間香火以及部分周朝氣運，這無論於自身還是於後代都是有益的。

因為某些原因，有人帶著金手指重生了，並且站上了高位，將皇權取而代之，擾動了皇朝氣運，害死很多開國功臣的親人後代，甚至很多功臣都被從英烈殿除名。讓英靈不得安寧，致使他們黑化，怨氣叢生，未投胎的無法投胎，已投胎的也使得他們所在的小世界不穩。

現在需要一個人來力挽狂瀾撥亂反正，不能讓大周名存實亡。

江糯終於明白了他們的意圖，只是，他們是不是太看得起她了？

她並不知道，他們之前選了好幾個人入世都失敗了，那些人無一不是某些領域的佼佼者，這讓他們整個部門不得不在商量後重新調整了標準和資料，而她正是他們用新標準匹配出來的第一人。

「妳若完成此任務，便能夠積累豐厚的功德，下一輩子能投個好胎，雙親俱全，福祿壽全，丈夫出色，兒孫滿堂……」

江糯反問：「你覺得我會在意這些嗎？」

田曹官沉默。是的，縱觀其一生，孤兒出生，至死未婚，無愛人無兒女。對於生活，並不像現世中許許多多的人那樣一味地追求物質生活，她受得了窮日子，也過得了富生活；吃糠嚥菜過，也享受過燕窩鮑魚；穿得了地攤貨，也 Hold 得住名牌；住過陰暗潮濕的地下室，也住過海景別墅。

「這些妳不在意，那麼一副健康的身體，妳也不在意嗎？」

這句話讓江糯陷入了沉思，確實，她拖著一副病殃殃的身體，即使玩鬧的時候都要注意，一點也不痛快。

「我考慮考慮。」

「別考慮了，妳向來行事果決，既然已經意動，何不嘗試一下呢？」

江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道：「我答應歸答應，但你們是不是該有點表示？」

田曹官遞過去一枚珠子，「戴上這個，妳能隨時瞭解任務進度。如果表現得好，可以在裏面兌換一些東西。」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江糯舉起珠子端詳。

「既然妳沒有異議，那便去吧。」田曹官說罷，一揮衣袖，一道光向她席捲而去。

啊啊啊，混蛋，她還沒答應呢！

江糯的抗議消散在天地間。

小吏道：「大人，若是江姑娘發現那顆琥珀珠只是類似他們世界直播平臺的東西，她會不會找我們算帳啊？」

「她又看不見，擔心什麼？即使要算帳，那也是很久以後的事了。況且她前去的任務就是如此，讓這些英烈看她直播，算是廢物利用了。如果她表現得好，在化解怨氣的同時也能收到他們的饋贈，這樣對她也不是沒有好處。」

小吏受教一般點了點頭，那邊的情況真的很急迫，其餘受影響的小世界都等著那邊被修復，江姑娘確實不適合再耽擱下去。

永平侯府，內宅。

「夫人，侯爺剛才派人來說，他今晚在前院書房歇下，讓您不必等他。」許君哲的小廝阿七低著頭將事情交代完畢。

大丫鬟綠倚臉色憤憤，被一旁的紅芍拉住了。

剛醒過來的沈繁花此刻頭正一抽一抽地疼，她沒有說話。

細心的紅芍發現自家夫人臉色似有不適，想到方才她在耳房沐浴了許久，擔心她著涼，忙給她倒了一杯水，「夫人，喝點水吧。」

沈繁花正難受呢，於是沒有拒絕，接過來喝了幾口。

喝完後她往身後斜斜一靠，緩解不適，底下跪著的小廝她就當不存在。

屋裏氣壓很低，大夥兒大氣都不敢出，唯獨沈繁花閉目養神，但胸口的起伏有點大。

莫不是氣狠了？

此刻能在屋裏伺候的都不傻，無人敢在這時候出聲，就怕觸了霉頭。

他們猜得不錯，此時他們的夫人，也就是剛穿過來的江糯，心裏正氣著。

她已經大概搞清楚目前的狀況，她穿到了沈繁花身上，是那個最慘的女配！

意識到這點，她忍不住在心裏將田曹官和那小吏罵了個狗血淋頭。

他們這樣問都沒問過她的意見，就給她選定了身分，完全是強迫上崗，一點也不講武德！

看過原著的都知道，沈繁花是原著中最淒慘的女配，沒有之一。

沈家一家子跟著老趙家打江山，人都打沒了，積累下來的功勳、人脈、財富等等，最後都便宜了許君哲這隻舔狗，不對，最終還是便宜了向淑瀾。

整部小說中，要說她最討厭誰，那必定是許君哲，其次才是向淑瀾。

向淑瀾乃竊國者，同時也是一個渣女。本來呢，她有本事，想養多少男人都無所謂，但她千不該萬不該招惹有婦之夫！

而許君哲就是個舔狗，自己舔還不夠，拖著一堆人為他的舔狗生涯做犧牲。

比如原主，她本該有許多選擇，有父兄的功勳庇佑，即使不嫁給皇帝，由他為她的婚事把關，然後指婚，亦能保她被人妥善照顧，一世無憂。

而許君哲處心積慮地接近原主，最終毀了原主一生，還害死了她。

同時，他也是一個很沒有契約精神的人。

原主拒絕入宮，情繫許君哲是原因之一，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為沈家延續一點香火。原主心裏清楚，如果嫁進皇宮，皇家的孩子怎麼可能出繼為臣呢？

她心裏已經打算好了，嫁進許家之後，如果她的孩子有兩個以上，就出繼一個到沈家，繼承沈家香火。這事在成親前她曾隱晦地問過許君哲，他並未反對。

許君哲這狗男人最狗的一點是娶了原主卻不碰她，讓她守活寡，更讓人噁心的是，洞房花燭的初夜還是他拿道具做案的。之後他們甚少同房，都被許君哲拿公務繁忙當藉口，要麼是等她歇下才回來，要麼就直接宿在外院書房。每當這時候，原主雖然失落，卻也體諒他。而每一次同房，她本人都是記憶模糊的。

這一切皆因向淑瀾有潔癖，許君哲知道一旦他碰了原主，就絕無可能和她在一起了。雖然他知道兩人能在一起的希望渺茫，但好歹還有一絲希望不是嗎？

今晚，又是許君哲故技重施。

想到這，沈繁花忍不住磨了磨牙。

「夫人？」紅芍輕喚了她一聲，阿七已經被晾了好一會兒了，再不叫起，回頭侯爺知曉了不好。

沈繁花知道紅芍是什麼意思，但此時此刻她對許君哲正恨得不行，況且是許君哲不給她臉面，她為啥要顧及他的臉面？然而罰個小廝於許君哲而言不痛不癢，又豈能讓她消氣？

於是她揮了揮手，「我知道了，你們都下去吧。」

阿七如蒙大赦，立即躬身退下。

「夫人，奴婢先服侍您歇下吧。」

沈繁花嗯了一聲，突然間靈光一閃，她想到一個主意，「且不忙——」

「夫人還有何吩咐？」

「去將小廚房的人叫來。」她要給許君哲燉一道鱉甲雞湯。

以為她餓了，綠倚和紅芍對視一眼，其中一人去了。

廚房的婆子來了之後，沈繁花問了幾句，得知廚娘會做湯品，但做法比較粗糙，於是她將鱉甲雞湯的做法告訴了對方。

廚娘得了吩咐，也清楚了做法，便下去忙活了。

沈繁花心情很好地坐到梳妝檯前，讓人給她梳個簡單的髮髻，一會她得去一趟前院，將鱉甲雞湯親自給許君哲送去。

透過梳妝檯的鏡子，她看到了這具身體的容貌，杏眼雪腮，瓊鼻皓齒，三庭五眼，五官很是標準。

她仔細端詳了一會，和前世的容貌對比，心裏肯定地點了點頭，嗯，沒吃虧。最重要的是還年輕了幾歲，那頭濃密的頭髮當得起一句青絲如瀑。

要知道，之前她身體不好，氣血不足，最先反應在頭髮上，加上偶爾熬夜，不時的燙染摧殘，以致頭髮稀疏。

她愛惜地撫了撫那滿頭的秀髮，就在這時，她左手手腕一陣熱燙，她的目光一下

子就落在上面。

只見白皙的手腕內側，一顆圓滾滾的珠子若隱若現，驚得她差點叫出聲，隨即她記起來這顆珠子就是田曹官扔給她的那顆。

正好這時頭髮已經梳好了，沈繁花便不動聲色地將綠倚和紅芍打發下去。

意識進入琥珀珠，她看到了詳細的簡介。

琥珀氣運珠（簡稱琥珀珠）使用說明：xxxxxx（此處省略一千字）。

總體來說，就是讓佩戴者通過自身的努力撥亂反正，爭奪（收集）氣運。比如她目前身在永平侯府，她的任務對象就是許君哲，每次給他添堵、打擊他，都能削弱對方的氣運和實力。

沈繁花：「……」

這不是讓她在作死邊緣反覆橫跳嗎？是怕她死得不夠快吧？

她再往下看，上頭寫著佩戴者每做到一點，都會收集到相應的氣運值，這些氣運值可以量化，然後兌換需要的物資。

看到這裏，沈繁花眼睛一亮，立即跑去看看都有什麼可以兌換，卻見兌換處只有一座圖書館和一棵晶瑩剔透名叫淨塵的小樹。

一時間，沈繁花大失所望。

說明書下面還有一行注解：佩戴者對付壞人渣滓亂臣賊子才會收集到氣運，對付好人比如皇帝和一些正直的股肱大臣是不會有收穫的。

沈繁花看完一頓，這琥珀珠是魔鬼嗎？她剛還在想，若是難度太大，她反過來助紂為虐也不是不可以。

再不濟，她也可以集結實力，等向淑瀾等人露出狐狸尾巴的時候，再舉清君側的大旗，將其一舉消滅，一樣能達到撥亂反正的效果。

但現在……很好，這路被堵死了。

很顯然，大周趙家統一了四分五裂的九州大地，天地記著他們的功勞呢。趙氏因不正常的因素滅亡，天地不許。

行吧，劇本都安排好了，看來她就是打輔助的命，不用有別的想法了。

就在沈繁花查看琥珀珠說明的時候，隱藏的直播間裏不斷有人有魂登陸。

這些人或者魂都很特殊，不特殊是進不來這個直播間的。他們有個共同點，處境都不太好，或者已經黑化，或者正處在黑化的路上。

從沈繁花睜眼開始，她的一舉一動就被播放了，無數彈幕飛起——

「又有新人來了。」

「誒，希望這次來的人帶點腦子，不要那麼傻地為情所惑，最後不是死了就是瘋了。」

「沒辦法，女子性弱，常為情所困，難以抵擋男人的手段。」

「開始了。」

「這屆新人也不行啊，看著是個愛美的，竟然還給姓許的煲湯。」

「莫不是打算走溫情路線，慢慢感化許君哲，讓他回心轉意？」

「不對，我覺得她應該是打算先讓姓許的愛上，然後再甩了他？」

「樓上的，你高估她了，她看起來有那個腦子嗎？」

沈繁花不知道背地裏發生的一切，正巧此時廚房來回稟說鱉甲雞湯已經做好了，她便讓人裝了一盅，打算親自給許君哲送去。

紅芍道：「夫人，夜深了，不然讓奴婢送過去吧？」

「我親自去。」沈繁花要親自去，是怕丫鬟送去的許君哲不喝，白白浪費了她的一番心意。她親自去的話，那狗男人為了不和她同床共枕，二選一，他肯定是選擇喝湯的。而且她也想看看，這琥珀珠是怎麼一回事。

看她神色堅決，紅芍也不阻攔了，幫忙著張羅。

沈繁花繫上披風，帶著一群奴僕浩浩蕩蕩地去了前院。

許君哲不是要當舔狗嗎？俗話說，舔狗舔狗，舔到最後，一無所有。她決定就給他訂製這麼一個結局！

第二章 整人換氣運

夜深人靜，沈繁花一行人前來的動靜挺大的。

許君哲迎了出來，看到她，有些意外，「更深露重，妳怎麼來了？」

沈繁花笑了笑，與他一同往屋裏走去，「你公務繁忙，我擔心你累壞了，特意讓小廚房熬了一盅湯，快趁熱喝了吧。」說話間，她親自將湯端到他手上。

到了屋內，她仔細地打量了許君哲一眼，劍眉星目，倒是長得人模狗樣。

許君哲將湯盅放在炕几上，「放著吧，我一會喝，現在夜深了，妳趕緊回去歇著吧，我還要再忙一陣。」

「這湯再放下去該涼了。」看他為所動，沈繁花靈機一動，「不然你先去忙，我在這待一會，晚點還能給你熱湯。」

許君哲皺眉，「太麻煩了。」

「一點也不麻煩，況且白天睡多了，我回去也睡不著。」沈繁花說著就站起身來，解開披風繫帶，一副打算久待的樣子。

「行吧，就依妳，真拿妳沒辦法。」許君哲不得已端起湯，狀似隨意地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湯？」

當然是加料的鱉甲雞湯了，不怪許君哲沒看出來，現在的甲魚都是野生的，腥味沒有後世養殖的重，她讓人盛湯時更是特意將肉都撇去了，湯裏只餘一些蓮子白果。

「這只是一般的滋補湯藥，秋天了，也該貼秋膘了。」

許君哲放心了，一口氣喝完，放下碗，無奈地道：「妳这下放心了吧？快回去歇著吧。」

見他真的喝完了湯，沈繁花眼眸閃過一絲笑意。

「行吧，那你也別忙太晚了。」她表現出像是找不到藉口留下的失落模樣。

許君哲心想，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喝了這碗湯，沒有了藉口，她該走了吧？沈繁花臉上笑意融融，心道：人生如戲，全靠演技。乾了這碗湯，你就知道什麼是殘酷。加料鱉甲湯大補腎陽，最好陽爆而亡。

夫妻倆對視著，一個溫柔似水，一個體貼入微。

下人們看到的就是這對夫妻濃情密意的模樣，羨煞旁人。
喝完補湯的許君哲回到書房，處理了一會公務便感到心煩意亂，完全看不進公文，他吩咐小廝備水沐浴。
而回到主院的沈繁花，在貼身丫鬟的服侍下，高床軟枕，愉快地入眠。
當晚，前院人仰馬翻，燈火亮到了下半夜。
沈繁花看不見的直播間裏熱鬧非凡。

「臥槽臥槽！」

「樓上沒文化，一句臥槽行天下。」

「精彩，這手速，不愧單身二十年！」

「然而並沒有什麼用，姓許的流鼻血了。」

補湯太給力，即使許君哲的五姑娘速度飛快，火氣還是泄不過來。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看到姓許的被整得灰頭土臉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這個好這個好，好久沒看到那麼帶感的騷操作了。」

「飛機遊艇火箭刷起來！」

次日一早，沈繁花起床，前院果然傳來了消息，說許君哲上半夜發作了一個在書房伺候的侍女，下半夜請了個大夫入府。

沈繁花：「……」

那鱉甲雞湯那麼猛的吗？發作丫鬟在她意料之中，許君哲要為向淑瀾守身，估計寧願自苦自瀆也不願意碰別的女人。可下半夜請大夫，該不會是流鼻血了吧？竟然還有臉請大夫，丟臉丟到了外面，想也知道他的臉色肯定很黑。

一想到這個場景，沈繁花忍不住噗嗤一笑。

趁著丫鬟擺飯的功夫，沈繁花查看了隱於手腕的琥珀珠，裏面沒啥變化，就是右下角的氣運值由零變成了一百六十八。

沈繁花盯著那數據看，內心猜測，她昨晚給許君哲添堵的做法奏效了？

她剛打算查看一下一百六十八的氣運值能兌換到什麼，但外面丫鬟們走動的聲響讓她暫時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沈繁花心情很好，但她的好心情只延續到去請安的路上。

一路上丫鬟們看她的眼光不對，又羨又妒，她讓人一打聽才知道，許君哲是用她的名義發作那丫鬟的。

這次的事過後，許君哲愛妻如命、深情專一的名聲更甚。

又背黑鍋了，沈繁花暗地裏磨了磨牙，狗男人！

沒多久，沈繁花一行人就到了許老夫人的院子。

因著昨晚的事，她被許老夫人刻意晾了小半個時辰。

意料之中，婆媳關係向來都是對立的多，再者就是不管出於什麼心理，當娘的都不喜歡自己兒子對一個女人迷戀至此。她比較悲慘，肉沒吃上，倒是惹了一身騷。

原文中，每逢許君哲秀恩愛，原主必受刁難。對此，原主視之為甜蜜的負擔，所以對於所有的刁難都生受了，戰戰兢兢又甘之如飴。

此時沈繁花的殼子裏換了人就不一樣了，雖被晾著，她也沒當一回事，該吃吃該喝喝，自在得就跟在自己的院子裏沒什麼兩樣。

半個時辰後，沈繁花才被請進屋。

原本得知了昨晚的事，許老夫人心裏就憋著一口氣，再看沈繁花一副無事人的模樣，當下就忍不住了。

砰一聲，手中的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磕，她雙眼直直看向沈繁花，「昨晚前院怎麼回事？堂堂侯爺，收用一個女人都不行了？」

許君哲的大姊許婉在一旁露出一臉幸災樂禍的笑容。

沈繁花在心裏翻了個白眼，那根玩意長在他身上，他想跟誰做就跟誰做，她還能做得了主不成？

但是女人就是喜歡為難女人，和她們講道理是講不通的，而且看她那麼生氣，許君哲流鼻血一事定被他瞞下了，她只知侍女自薦枕席被發作一事。

許婉附和道：「就是啊繁花，妳身子弱，君哲一直讓我們體諒妳，但妳嫁進來也兩年了，肚子一直沒動靜。君哲已經很遷就妳了，一直守著妳，妳不該那麼自私！」

沈繁花心裏呵呵冷笑，她要是能懷孕那就厲害了，無性生殖啊。

「老夫人說得對，回頭我一定勸勸君哲。」

嗯？許老夫人母女倆對視了一眼，都有些納悶，以往她定是咬著唇強撐著不鬆口，不頂嘴卻也不妥協，難得她今日軟和下來了。

許老夫人說道：「妳這樣想就對了，妳身子骨不好，多調理一年半載才好要個嫡子。」

沈繁花嘴角抽了抽，她不過是剛嫁進來的時候受了一場風寒，將養了半個月，不知怎地就落了一個體弱的名聲。

「君哲年紀也不小了，妳身子弱，老身打算多安排幾個人替妳分擔。」許老夫人將打算娓娓道來。

沈繁花煞有介事地附和，「正該如此，多謝老夫人體恤。」

她的爽快讓許老夫人一驚，「妳答應了？」

許婉也大張嘴吃驚地看著她。

對啊，沈繁花答應了，反正許君哲那根玩意又不屬於她，玩壞就玩壞！她才不會像原主那麼傻，對一根不屬於自己，自己也吃不著的黃瓜珍而重之呢，那是資敵！

接著，沈繁花問：「不知老夫人給夫君準備了幾個伺候的丫頭？」

一般這樣的話原主都是能避則避，但今天她卻主動挑起話頭。

許婉狐疑地打量了沈繁花一番，看不出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。

好一會，許老夫人吐了口，「兩個。」

「就兩個嗎？」沈繁花面露失望。

敢情這是嫌少？「其實是四個，只是其中兩個規矩還沒學完。」

果然是有備而來，沈繁花笑咪咪地道：「老夫人調教的人，規矩定沒話說，這四

人都給我吧，兩人送到前院書房伺候，兩人放在主院，四人將將好分配。」賢慧大度說的就是她，再完美也沒有了。

今兒個太陽打西邊出來嗎？許婉忍不住朝外面看了一眼，然而並沒有。

「妳這猴子都開口了，我能不給嗎？快，將人帶上來給她瞧瞧。」

一會功夫，四位妙齡少女被帶了上來，一個個含羞帶怯。

沈繁花欣賞了一番，笑納了。

許老夫人見她準備的四人果然如沈繁花所言，兩人被安排到書房，兩人安排在主院，才知沈繁花並不只是嘴上應付她。

先前她們母女倆已經打算好了，今天無論如何都要壓服她，讓她將兩個丫頭收下並帶回去，沒想到她會那麼爽快地應下，此時卻猶如一擊重拳落在棉花上，一點都不痛快！

但是不管怎麼說，人總算安排上了。許老夫人只能這麼安慰自己。

大廳一時間靜了下來。

「好孩子，妳放心，她們幾個只是替妳分憂而已，我會讓人將避子湯準備著。妳是嫡妻，一切都越不過妳去。」大概是沈繁花今天讓她滿意了，許老夫人難得說了兩句好話來寬她的心。

嘖，當誰稀罕哪。沈繁花心裏哂笑歸哂笑，面上卻是嗯了一聲。

「對了，藥材妳那裏還有嗎？要是缺什麼，只管派人來取，一切當以妳的身體為重。等妳的身體調理好，我就等著抱嫡孫了。」

那妳慢慢等著吧，原主根本就沒病，也不體弱，嫁人的時候才十六歲，還在長高，清瘦點不也正常嗎？哪知道一嫁進來就遭了一場風寒，纏綿病榻半個月才好，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體弱。加上許君哲對她說過，喜歡她的纖纖細腰，原主有意節食，長久下來，可不就一副弱柳扶風的模樣嗎？

之後被催生，看了大夫可不就得慢慢調理？其實有些大夫並不建議長期吃藥調理，但原主是個傻的，心急要孩子，覺得吃藥快一點，就一直吃著。原主健健康康的一個人，都被這些藥喝垮了。

但現在住在殼子裏的人是她，那藥誰愛喝誰喝，反正她是不喝的。今早端上來的那些她就沒喝，不只如此，回頭她就將那些藥給一併處理掉。

心裏有了打算，沈繁花對於許老夫人的話自然就敷衍過去。

許老夫人又道：「對了，長公主的品秋宴妳就別去了，宴會上不是酒就是蟹，都是寒涼之物，對身體不好，妳去了還不好拒絕。」兒子不喜沈繁花拋頭露面，那她就多勸勸。

「那可不成。」沈繁花直接拒絕她的提議，眸光瞬間一冷。

長公主的宴會彙集的都是大周階級最高的那一小群人，無論是混臉熟還是互通有無，抑或是擴展人脈，於己於人都是大有裨益的，這樣頂級的宴會一年到頭也未必有幾次，所以宴會的請帖從發放開始就一帖難求。這等機會，許家竟然攔著她不讓她去？其心可誅！

沈繁花的話讓許婉不滿，「妳這是什麼態度？母親也是為了妳好。」

呵呵，她真心覺得這一家子人有意思，許君哲需要一個擋箭牌，許老夫人作為婆婆長輩，習慣一言堂，不喜人違背她的話，許婉這個大姑子出嫁了還喜歡回娘家擺威風，做他們許家的兒媳真是可憐死了。

按理說，三方條件綜合之下，他們為什麼不娶個小門小戶之女呢？這樣的兒媳應該可以同時滿足他們的要求吧？但是他們又捨不得能娶到的、附帶著相匹配權勢地位的兒媳。

現在看看，許家人真是一脈相承地又貪又蠢，完全不懂得什麼叫適可而止，說白了就是蹬鼻子上臉，欠社會毒打。

對於許婉的話，沈繁花不爭也不吵，反正品秋宴她去定了，光這樣就能將兩人氣得不行，費什麼力氣和她們吵啊，吵贏了落個忤逆名聲，吵輸了給自己添堵，不划算。

請安到了這時，氣氛寡淡，沈繁花略坐了一會就告辭了。

沈繁花走後，母女倆面面相覷，「她這是怎麼了？太反常了。」

從頭到尾，沈繁花都沒掩飾過自己的變化。反正她有皇帝罩著，只要皇帝不死，但凡她有個意外，就相當於沈家絕種了，永平侯府也別想有好果子吃。

沈繁花回到主院後第一時間查看了琥珀珠的情況，氣運值只有一九八，並沒有增加多少。這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

看來大頭還是在許君哲身上，搞他氣運值吐得多，琥珀珠也能收集到更多。

沈繁花的心思沒在上面多做停留，反正氣運值就在那，又不會跑，她暫時沒有用它消費的衝動。只要它不是零，那她就可以假裝自己很富有，是個集大運者，滿足感大大的。

放下這件事，她將綠倚、紅芍叫到跟前，最先看向綠倚，「綠倚，妳出府一趟，去莊子上讓馮嬾嬾挑二十個人，最好是有點武力的，陸續安排進府，都放在我身邊。」

綠倚一愣，接著就是大喜，她家小姐終於開竅了，天知道這兩年她們出門不知被多少人暗地裏說寒酸。

她也沒問原因，大聲應了一聲是之後就忙不迭地出門了，生怕沈繁花後悔似的。

沈繁花笑了笑，她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不斷挑釁許君哲，即使她可以偽裝著進行，但許君哲又不傻，時間久了自然會回味過來，屆時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，總而言之，她打算多備點人手來應付突發狀況。

這算未雨綢繆吧，況且她有這個實力，幹麼不用啊？這其中有些還是皇上的人呢。她才不像原主那樣傻，因為許君哲不喜她排場大，自動卸甲。想想，她是國公府的嫡小姐，一步出八步邁那不是正常的嗎？

許君哲吸引女人的手段不算高明，奈何原主就是看不破。

緊接著，沈繁花讓紅芍將庫房冊子、房契地契、莊子鋪子的帳冊搬過來，她要一一查看，這個時候總得弄清楚自己有多少身家吧？

她臨窗查看這些冊子，再讓紅芍帶人將榻上大紅色的被子床幔全換了，薄被也換了床新的，單子床幔甚至連帳子都換成素色淡雅款，一時間，整間房間的風格都

變了，變回少女系。

她才十八九歲，還嫩著呢，就該這樣粉粉嫩嫩，況且都成親兩年了，用什麼大紅啊。

許君哲那廝怕和她同床共枕，她更看不上他，恨不得將他掃地出門，好獨霸一個院落。

好傢伙，原主嫁人時不愧是十里紅妝的大排場，簡直可以說是帶著金山銀山嫁人的。

瞧瞧，銀樓、布莊、上千頃地的大莊子……單說她這座銀樓在京城排第三，就可以想像它是如何日進斗金了。還有布莊，雖然不大，但因為極具特色，有些料子更是出自皇宮，也很能賺錢啊。大莊子的出產就不說了，能給人多大的安全感啊。嗯，還有國公府一座，目前閒置，只餘一些沈府的老僕在打理。

這些資產因為某些原因並未有太多人知道，不顯山不露水，但總價值起碼是永平侯府的三倍。

沈繁花雙眼發光的同時又感到很可惜，原主坐擁萬千資產，上頭又有大佬罩著，招贅不好嗎？幹麼上趕著嫁人呢？嫁人也就罷了，還嫁給許君哲這種陰險狡詐的狗男人，真是前世不修。

只一會，她便收回飄遠的思緒，反正不管結局如何，這些資產和財富她都不會便宜了許君哲！

看了半個多時辰，時間就到了午間。

午飯的時候，廚房像往常一樣上了六道菜，一道涼菜、一道點心、三道熱菜、一道湯品，每道菜分量不多，有些只有三筷子。

沈繁花看了一眼，直接讓廚房加了兩道，一共上了七八道菜，全被她吃進肚子裏，直接吃了九分飽。

她胃口好，綠倚見了開開心心的，紅芍卻是欲言又止，但終究什麼都沒說，最後給她煮消食茶去了。

沈繁花一邊喝著茶，一邊摸著肚子，這胃被原主養瘦了，得慢慢調養，把腸胃給養回來。她當然知道剛才紅芍為何欲言又止，都怪原主先前為了許君哲這個狗男人的喜好拚命折騰自己。

她才不會為了那狗男人委屈自己呢，去他的纖纖細腰，去他的弱柳扶風，她怎麼沒見向淑瀾的腰細到哪裏去！狗男人折騰人真有一手，沒有楚王的命，卻有楚王的嗜好，怎麼不上天呢？

秋高氣爽，涼快的天氣，加上酒足飯飽，血液回流腸胃，沈繁花昏昏欲睡。

她沒委屈自己，決定去歇個午覺養一養。

下午，許君哲一回來便得知他娘給他送了兩位美人到書房來紅袖添香。

他按了按發脹的太陽穴，昨天鬧了一晚上，他沒休息好，今天一早又趕上大朝會，神經緊繃了一早上，下午在衙門辦差，累了一天，好不容易回到家也不能歇一歇。

「夫人怎麼說？」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，真是沒用！

管事連忙回道：「老夫人派人來說，這事夫人也是同意了的。」

許君哲面無表情地揮了揮手，「先將兩人調離書房。」

「這……」管事遲疑，他怕前腳將人調走，後腳夫人或者老夫人來找他麻煩。

「按我說的辦，這事我會與夫人和老夫人說的。」

管事鬆了口氣，回了個「是」就去辦了。

本來許君哲一回府就鑽書房是想自己待一會兒，但現在，他想了想，抬腿回了後院。

一想到沈繁花以及圍繞著她的那些瑣事，許君哲就覺得煩悶，嘴角抿得更緊了，唯有思及後宮偶爾傳來的一些消息才算有點慰藉。

再過幾日便是品秋宴了，她應該會出現吧？想到這，他內心升起一股期待。

許君哲到的時候，沈繁花剛睡醒不久。她整個人都還有點懶洋洋的，腦子也不甚清楚，看到他回來，連忙讓人上了香茶，自己連喝兩杯，沖散所有的困意和懶意。

兩人對坐著喝茶，許君哲語氣溫和地問她，「今天娘為難妳了？」

沈繁花淡淡地道：「只是給你添幾個伺候的，算不上什麼為難。」

這話模稜兩可，聽不出來什麼，加上她的態度，許君哲第一次摸不准她是高興還是不高興。

許君哲直視她說道：「如果妳不喜歡，直接拒絕就是。我娶妳回來不是要讓妳受委屈的。」

沈繁花聽著，在心裏自動給他翻譯——是，你娶我回來不是想讓我受委屈，而是想要我的命呢。

「別怕，以後這樣的事妳只管拒絕了，娘那邊我會去說的。」

聽聽，這話多漂亮。若是原主，聽到他這話指定感動得沒邊了。

說話的時候，許君哲還主動拍了拍她的手背。

沈繁花心裏卻在想，他回頭得用水洗幾遍手呢？三遍還是五遍？

以往一提起這話題，原主就不樂意，許君哲根本不需要自己開口拒絕女人，就有現成的擋箭牌可用。呵呵，擋箭牌不起作用了，自以為犧牲點色相來安慰她？呸！

「你昨晚……」沈繁花含糊說著，點到為止，接著道：「老夫人很生氣，我實在拒絕不了。」

沈繁花一提昨晚，許君哲臉瞬間黑了，再看她一副害怕的模樣，他歎了口氣，「這事我來處理吧。」

這事失策了，鍋推到她身上，縱然能讓她心生感動，但她對付不了母親的怒火。專門回來一趟，得了這麼個結果，許君哲瞬間沒了心情。

他理了理衣袍站了起來，「我前院還有公務沒有處理完，就先去忙了。」

狗男人就是現實。

「好的，公務要緊。」沈繁花也跟著站了起來。

許君哲離開的速度很快，彷彿有鬼在追。

等人不見了，沈繁花吓了一下，逃也似的離開，生怕她要他留宿？想得倒挺美的。

才一會，就有小丫頭來報，「侯爺往老夫人的院子去了。」

沈繁花點了點頭，示意她知道了。

「夫人，您真不介意那兩位啊？」綠倚大著膽子問。

沈繁花知道她指的是今早帶回來的那兩個姑娘，如今被安排在院子的角落，離她遠遠的。

她有啥好介意的，許君哲肯定不會碰她們。

她雖是將人領了回來，卻不會使計讓許君哲睡了她們，她只是想為難為難他，讓他有苦說不出，並未打算逼他打破自己的堅持。

為向淑瀾守身挺好的，一旦他真的睡了那兩個丫頭，自己就危險了，她可不想勉強自己和這狗男人上床。

不過這些就不和那兩個丫頭說了，沈繁花伸手彈了下綠倚的腦門，「瞎操心什麼，讓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嗎？」

綠倚捂著腦門，嘟囔了一句就去做事了。

第三章 玻璃的製作方法

「夫人，西次間已經收拾好了，您要過去瞧一瞧嗎？」紅芍問。

這麼快？沈繁花很高興底下的人辦事效率高，「那就去看看吧。」

她讓人將西次間收拾出來，是準備用來做練功房的。

前世她心臟不好，劇烈運動做不了，但不運動更快死，所以她瑜伽、游泳、騎單車均有涉獵，每週三到四次的運動頻率，把自己練得身姿挺拔，一雙長腿走出去時非常吸睛。

而原主這身體確實需要練一練了，她身體瘦削，穿衣好看歸好看，但說實話，身材真稱不上凹凸有致，該有肉的地方肉不夠多，曲線偏平。肉嘛，也談不上多緊實，也就仗著年輕，等上了年紀，嘖嘖。

沈繁花高高興興去往西次間，與此同時，壽春院的氣氛很是冷凝，許老夫人的心情實在稱不上好。

「娘，您怎麼能做這樣的事呢？四個女人全塞給我，您是覺得兒子不夠忙是吧？」

許君哲語氣不耐，他有點受不了一個勁給他添麻煩的母親了。

兒子的到來讓許老夫人很高興，一疊聲地讓人上好茶好點心，但這份高興並沒有持續多久。

面對兒子的指責，許老夫人握著杯子的手一直在抖。她也是操心他沒人伺候，怎麼到了他嘴裏，像是她要害他一樣呢？

「我現在只想好好辦差，不想將精力浪費在女人身上，您就別給我添堵了。」

許老夫人緊咬著牙關沒說話，知子莫若母，她能感覺到兒子對於此事是真的不悅。許君哲昨晚沒休息好，今天神經緊繃了一天，回到府裏又應付了沈繁花，在自己親娘這裏說話就不那麼顧忌，任性了點，壓抑的脾氣也發了出來。

但只一會他就意識到自己太過急躁了，說話傷人，不由得緩和了語氣，「娘，繁花畢竟是國公府的嫡女，咱們不能虧待她，像今早的事，以後盡量不要做了。」

想了想，他又補充道：「而且繁花身子不好，兒子不想她因此不開心。」

他不想沈繁花不開心，那他有沒有想過她這個娘親會因此而不高興？這個不孝子！她幹什麼操心這些，還不是為了他，真是有了妻子忘了娘！許老夫人眼淚都快出來了，他的話像刀子一樣，字字句句都在戳她的肺管子。她既生氣又委屈，覺得自己被兒子深深地傷害了。

看著母親氣得發抖眼眶微紅的模樣，許君哲一時間有些愧疚，但只一瞬，他又硬起了心腸。

許老夫人先是難受了一陣，再回想起兒子後面的話，對沈繁花惱恨不已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君哲，你和娘說，她是不是找你告狀了？」

「娘——」許君哲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，只是一臉無奈。

他這樣，許老夫人越發肯定自己的猜測，「你不用替她遮掩了，你剛從主院過來，不是她找你訴苦還能有什麼原因！」

意識到這點，她頓時新仇舊恨都直衝沈繁花而去，將手中的茶杯狠狠地往地上一摔，「好一個國公府的嫡女！」

人前一套人後一套，早上她送女人的時候，一點也看不出勉強，表現得樂意至極，不料一肚子壞水，轉頭就和兒子告狀。她這是想幹麼，想挑撥他們母子之間的關係嗎？惡毒！

許老夫人對沈繁花的不喜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，但許君哲面上卻露出不贊同且隱忍的神色，像是想維護妻子卻又礙於母親不得不沉默的樣子。

要是沈繁花在此，定然得驚歎，奧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。

離開的時候，許君哲駐足，鄭重地道：「娘，剛才我說的話，您一定要記住啊。」許老夫人一聽，火氣又猛的一竄，怎地，沈繁花是鑲金的還是帶銀的，需要寶貝到他耳提面命提了一遍又一遍？

「要知道，上面不會允許我們弄出庶長子的，而且那些女人沒一個省油的燈，我可不想被她們算計了。」

許老夫人一聽他提上面，那火氣就熄了，擺擺手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琥珀珠身上幽暗的光芒一閃，直播間裏面又是熱鬧一片。

「姜氏壽元減一。」

「許家這老婆子生了個爛兒子，為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女人，見天地往他娘身上捅刀子，真是哪裏疼往哪裏捅。」

「生而不教，活該她受害。」

「這才對嘛，養出這麼個兒子，怎麼能光禍害別人呢，自己也要身受其害才公平嘛。」

許君哲走後，許老夫人捂著胸口半躺在榻上直叫喚。

她的陪嫁丫鬟徐嬾嬾一邊讓人上蜂蜜水，一邊幫她揉胸口。

「真是個掃把星啊，我們永平侯府怎麼就娶了這麼個玩意回來，妳瞧瞧，自她進門，我們侯府就家宅不寧，母子不和。」

「老夫人要保重啊，別想那麼多了。」

徐嬾嬾只覺得怪異，侯爺種種舉止，看似在維護夫人，卻每每讓老夫人對夫人更

不喜，婆媳間的隔閡越來越深，適得其反。

隨即，她又覺得自己想多了，或許侯爺還年輕，不懂得處理婆媳間的關係吧。她暗地裏搖了搖頭，便丟開不去想了。

沈繁花並不知道她的好夫君又替她穩穩地拉了一波來自婆婆的仇恨，她此刻正在檢驗紅芍等人忙碌了小半天的成果。

西次間方方正正的，一屋兩窗，通風和採光都很不錯，原先被她當作書房來用。今兒紅芍帶人收拾，將它重新規整了一遍，書櫃書桌並沒有挪出去，書房的作用保留了下來，所幸房間夠大，也不妨礙什麼。

書櫃及書桌移到了南邊的窗子旁，佈置完後，用珠簾紗幔隔開，做了個半開放式的書房，另一個窗子旁擺上了大炕和炕几，作待客用。

練功的地方在房間的東南面，木質的地板上鋪了一層雪白的羊毛毯子，空間完全夠折騰。

沈繁花看了，佈置得還算讓她滿意，只是總覺得少了點什麼。

究竟是什麼呢？走了一圈她才恍悟，是鏡子！練功房裏少了鏡牆。

此時玻璃鏡子還未被發明出來，現在用的都是銅鏡，不甚清晰，稍微打磨得明亮一點的銅鏡都價格不菲。

想到這個，沈繁花皺眉，沒有玻璃鏡牆的練功房是不完美的，難道要她將就著用嗎？沒有辦法的時候自然得將就，有辦法還是得想辦法的。

對了，琥珀珠裏不是有一座圖書館嗎？沈繁花突然想到，裏面會不會有玻璃的製法？

想到就做，她將人打發出去，查看琥珀珠，通過搜索關鍵字檢索目錄，還真被她找到了！

玻璃的製作方法：玻璃一般是用多種無機礦物為主要原料，包含石英砂、石灰石、長石、純鹼、硼酸等。第一步，將配好的原料經過高溫加熱，形成均勻無氣泡的玻璃液。第二步，把用高溫燒過的玻璃液放到容器裏面冷卻，之後……

之後？沒有之後了。沈繁花瞪著面前的一行字，磨了磨牙，只見上面寫著——如需閱覽詳細的步驟內容，需要支付兩百零六點氣運值，您目前有一百八十八點氣運值，不足以支付哦，需要再接再厲。

靠！她辛辛苦苦奮鬥兩天才賺不到兩百點氣運值，如今只是查看一個資料還不夠，真黑！要是在現代，她上網搜尋就出來了，還是免費的！

等等，這氣運值她早上查看的時候才一百六十八而已，之後發生了什麼，又增加了二十？算了，想不明白就暫時擱一邊去。反正那鬼人工智能是真黑，絕不會多算氣運值給她的，增加的二十，肯定是在她不知道的地方發生了什麼然後加上的。

像是感應到她的怨念，琥珀珠上顯現了一行字——尊重原創，尊重知識。

沈繁花盯著那幾個字，心道：玻璃製法的專屬權不歸地府吧，你們憑啥收費？一切解釋權歸地府所有。

壟斷行業，店大欺客，這太讓人生氣了啊！

玻璃製法最先發明者目前在地府任職。

這就沒辦法了。沈繁花癱坐在地上。

就在這時，氣運值動了。

咦咦咦？她啥也沒幹，怎麼琥珀珠裏的氣運值卻增加了？突然就增加了二十。

檢查到宿主目前有兩百零八氣運值，足夠兌換《玻璃的製作方法》，請問是否兌換？

必須兌換啊，剛才搭上所有勞動成果都不夠，現在白得了二十氣運值就能兌換，沈繁花莫名覺得自己占了大便宜。

兌換完之後，她的氣運值就只剩下二了，等於幾乎清零。

她最後看了琥珀珠一眼，確定上面的氣運值沒有再次突然增加，才戀戀不捨退了出來。

沈繁花剛踏出西次間，紅芍就來向她稟報壽春院發生的事，很是詳細，幾乎兩人說了什麼都知道了。

她這才恍然，原來許老夫人和許君哲鬧了一場，不，應該說是許君哲單方面在他老娘跟前發了一頓脾氣。

沈繁花無語，許君哲看似替她說話，實則不然，看許老夫人的反應就知道了。這些話聽在對兒子占有慾極強的許老夫人耳中，怕是刺耳無比吧？許君哲這樣做的目的大概是想轉移仇恨，然後降低他娘對他婚姻的期待感，為將來做鋪墊？

誒，人家說三個女人一臺戲，本來他老娘他姊跟原主的關係就不怎麼和睦，加上他從中攪和，永平侯府其實比戲臺子還熱鬧。你說他圖啥？生怕她們空閒一下？

沈繁花懶得去深究舔狗的思想，卻突然靈光一閃。

琥珀珠忽然增加的二十點氣運值，會不會與這件事有關？有沒有可能許君哲母子倆互相傷害也會給她增加氣運值？

想想今天的事，許老夫人愛子如命，卻不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，許君哲那隱晦的心思不可能讓她知道的，他致力於挑撥她們之間的婆媳關係，而許老夫人又是個對兒子占有慾強的，可不就是互相傷害嗎？

想到那白得的二十點氣運值，若是許君哲在她跟前，她真恨不得誇他一句「你真的好會啊」。

如果她的猜測靠譜，以後母子倆這樣相愛相殺的節目得多多安排才是，也方便她吃白食啊！沈繁花美滋滋地想著。

「好紅芍，做得好。」沈繁花誇了一句，「這些眼線要養著，銀錢的話，我會劃出一部分供妳在這方面的支出。」

紅芍靦腆地笑了，她先前只是隨意佈子，沒想到真的幫上了忙。

她原先尋思著在府裏，老夫人和姑奶奶對夫人不是很待見，侯爺雖然疼惜夫人，卻也處理不好婆媳姑嫂關係。他們沈家不缺銀錢，她就尋思著在老夫人的院子裏買幾條眼線，不求探聽多機密的事，只希望有事時，至少不是兩眼一抹黑。

這不，侯爺剛從老夫人的院子離開不久，他們就收到了那邊傳過來的消息。

許老夫人那邊偃旗息鼓，暫時沒找沈繁花的麻煩，大概是怕見了她心煩，故而以身體不適靜養為由免了她的請安。

許君哲近來似乎很忙，回府的時間越來越晚，兩人連續幾日連面都沒碰上。

沈繁花不會自找麻煩，自然不會主動湊到他們跟前，況且她忙著呢，每天都抽出一兩個時辰來看看帳冊，順便規劃即將開辦的玻璃廠的各種章程，不過她並不著急召見那些管事們，因為再十天左右就是月底了，屆時諸位管事會來，到時她規劃好了，正好一起商談。再有就是鍛煉了，她想提升體質，那就必須練起來。

沒人搞事，於是一連幾日大家都相安無事。

隨著需要的人手陸續添進來，沈繁花發現她安排下去的事，底下的人總是很高效率地完成，她的日子過得十分舒服。

時間一晃就到了長公主品秋宴那天。

沈繁花一大早便沐浴一番，在侍女的服侍下穿上秋香色留仙裙，讓手巧的侍女縮髮。因她是臉型小巧的鵝蛋臉，額頭飽滿，可以將劉海梳起來。

接著，她自己親自上妝。作為現代女性，化妝技術那是沒話說。

很快，綠倚跟紅芍們便發現，在她們家夫人的巧手施為下，那張臉更顯明艷動人，顧盼生輝，卻又看不出妝容的痕跡。

沈繁花最後補了一點唇色，然後看著銅鏡裏的自己，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綠倚性子比較跳脫，當下驚呼道：「夫人，這個妝襯您，好好看。」

沈繁花笑笑，開玩笑，身負亞洲四大邪術的她，一個裸妝而已，還不是小意思。紅芍蹲下給她理了理裙襬。

綠倚癡癡地看著她，「夫人，以後您經常這樣打扮好不好？」

沈繁花被她那副癡漢的模樣逗得失笑，「好的。」

她很理解綠倚為何這般，以往許君哲偏愛原主素淡的妝容，每每見到都會誇讚一番，久而久之，原主便偏向那一類打扮。

但她這張鵝蛋臉本就適合雍容大氣的妝容，清湯寡水有什麼好的？當然，素顏也好看，算是兩種不同的美吧。但是出席宴會等重要場合，還是需要鄭重對待的，上妝便是其一，如同大型戰場，不說豔壓群芳，卻也是對對手的尊重。

侯府前院，此時許君哲也換上了正裝，已經在那裏等了一刻鐘了，正想派人去後院催一催，就見沈繁花從拐角處行來，身後跟著一群丫鬟婆子。

看到她，許君哲有一瞬間的驚艷。他一直知道妻子很美，這種美在成親前他就領會過了，而這份認知更是在成親那天達到巔峰，但她很久都沒有這樣打扮過了。

隨即他不知道想到什麼，眉頭一擰，不過很快就鬆開了，微笑著迎了上去。

沈繁花假裝理了理寬袍衣袖，避開了他的手。

正巧，管事上前提醒他們該出發了。

兩人並未多言，同時登上了一輛馬車，各坐在一處，距離不遠不近。

許君哲給他們倆各倒了一杯茶水，狀似無意地問道：「怎麼想起來這般打扮？」

「不好看嗎？」沈繁花反問。

許君哲一時無言，任誰也不能違心說不好看，只得說：「乍一看，讓為夫感覺陌生極了。」

對他這話，沈繁花不置可否，「是嗎？沒關係，多來幾次就習慣了。」說著，她撩開一旁的車簾，看向外面的街景。

雖是天下初定，但京城重地屬天子腳下，已經初現繁華，只見街道上人來人往，車水馬龍，商販們的叫賣聲傳遍東西，真是熱鬧極了。

許君哲對於她沒有趁機黏上來，有一點點訝異。

沈繁花的冷淡他隱約感覺到了，再看她今天出門，帶上的丫鬢婆子比之前多了一倍，他才隱約想起前兩天府裏的大總管曾提過一嘴，說她從沈家要了一些人過來。他當時正忙，聽過就算了，沒怎麼放在心上，現在才反應過來，她召進府的人似乎不少？

這幾日她好像變化不小？他不由得將視線落在她身上，臉色紅潤了很多，看起來並不只是妝容效果，秋香色長裙包裹著玲瓏有致的嬌軀，一股青春蓬勃的活力不自覺地湧出來，曲線隨著她的動作而伸展。

他的心微微一動，原來她的曲線這麼好嗎？他感到手心發熱，突然間覺得渴，連忙藉著喝水的動作掩飾方才的失常。

路上沒什麼意外，不到兩刻鐘，他們就到了長公主府。

他們來得挺早，遞上請帖，長公主府的管事上前招呼，見到馬車上永平侯府的標誌，很快就放行，將他們請進了內院。

剛下馬車，兩人就分開了，沈繁花由僕人引著先去拜見長公主，那裏聚集著很多女眷。而許君哲作為男客，自有男主人招待。

一路走來，沈繁花發現今年的品秋宴格外的熱鬧，僕人們忙進忙出，四周不時有人輕聲細語，笑聲連連。

品秋宴設在一個花團錦簇的院子裏。俗話說春蘭夏荷秋菊冬梅，品秋宴上的花卉自然以菊花為主了，其中不乏名貴品種，錯落有致地擺放著，供客人們觀賞。

長公主趙岑是當今聖上趙默的姊姊，今年三十有六，此刻端坐在首位，一張保養得宜的臉上笑意融融，正與旁邊的夫人說話。

沈繁花上前拜見時，長公主很高興，一疊聲地向她招手將她喚到跟前來。

等人到了跟前，她忍不住拉著沈繁花的手打量了一番，讚道：「今天這身打扮好，看著就讓人歡喜。」

沈繁花適時露出靦腆的笑容，「長公主說笑了。」

「好孩子，沒有說笑，咱倆無須客套。」長公主拍了拍她的手背以示親厚。

旁邊的婦人笑著搭話，「長公主沒有說錯，永平侯夫人這身打扮確實讓人眼前一亮。」

沈繁花笑了笑，受了這番好意，並在長公主的示意下坐在她下首。

眾人羨慕地看著。

沈繁花並沒有因此自得，長公主待她親厚是有緣故的，一切皆因當年長公主差點就嫁給了原主大哥沈聿。

沈繁花和沈聿年歲差得有點多，她是她爹的老來女，她出生那會，沈聿都十六了，長公主十五。

當時兩人郎情妾意，雙方家長也心知肚明，對兩人的婚事已經說好了，只是那會戰事吃緊，兩人不在一處，沈聿幾乎都衝在一線戰場。

後來……就沒有後來了。

原主爹和大哥戰死，長公主傷心了好久，一直拖到二十二、三才出嫁。

「長公主，今年的品秋宴格外熱鬧呢。」

長公主笑而不語，今天那位要來，可不就熱鬧了嘛。

皇后賓天也有兩年多，皇上之前金口玉言要守三年，期限已近，加上四妃未滿，且妃位上都是之前在潛邸的老人，如今正是新人上位的機會呀。

長公主的目光落在沈繁花身上，暗暗替她可惜，若是她當年進宮，以皇上重情的性子，如今定然已經高居妃位了。

就在這時，有人來報，說向昭儀到了。

長公主點了點頭，領著人到前面去迎，但自始至終她都是拉著沈繁花的。

這是沈繁花和向淑瀾的第一次照面，此時的她未登妃位，還只是九嬪之首的昭儀，但即使這樣，她通身氣派依然很耀眼。

從這身光芒裏，她似乎看到了向淑瀾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景象。

在幼帝繼位時，她作為太后垂簾，權臣許君哲攝政。待權柄鞏固之後，幼帝不到十歲意外駕崩，大周朝已名存實亡。

這些幻象都只是一瞬，隨著太監尖細的嗓音響起，「昭儀駕到！」

沈繁花隨大流，和眾人一道，身子一福，朝她行禮，「妾身拜見昭儀。」

向淑瀾含笑受了禮，「免禮吧。」

當她看到沈繁花那張宜嗔宜喜的臉，頓了一頓。

這時可以開宴了，向淑瀾和長公主並列往前走，沈繁花落後長公主兩步，跟隨其後，其餘人也一一跟上。

宴會上自是不乏恭維向淑瀾的人，「皇上對昭儀真是愛重。」

皇上今天也來了，可不就是愛重嗎？

眾女看向向淑瀾，目光中含著說不出的羨慕，本身貌美，深得皇上寵愛，娘家得力，如今又身懷龍子，真真是活出了眾女羨慕的樣子。

聽到眾人的恭維，向淑瀾笑笑。她也覺得有點奇怪，近來朝廷事多，長公主的品秋宴皇上本不欲親臨，都已經親自挑了一份禮物讓她帶來，沒想到臨出門又改變主意與她一道前來。

思及此，她的目光落在沈繁花那張上妝後越發顯得精雕細琢的臉蛋上，接著一笑。若是兩年前，她會非常忌憚，如今嘛，即使沈繁花再楚楚動人又如何？身為大臣妻子的她永遠都不可能追得上自己了。

「永平侯夫人，這桂花酒喝著不錯，妳嘗嘗。」向淑瀾道。

沈繁花不得不站起來謝賞，「妾身謝昭儀賞。」這是借花獻佛嗎？

向淑瀾說話雖然親切，卻也擺出了後宮妃嬪的架勢，以示君臣有別。

這個隱約的下馬威，沈繁花感受到了，心裏也在發愁。她之前就想過，要完成任務，其他的都是旁枝末節，江山不改，綠水常流，只要皇帝不死，向淑瀾就沒機會染指皇權，大周就不會名存實亡。

在這個前提下，身分就很關鍵了。皇帝的姊姊、皇帝的妹妹、皇帝的母親，再不濟，皇帝的女人，哪個不比一個大臣妻子的身分方便，容易成事？也怪她大意了，沒有問清楚自己入世的身分。

沈繁花這一身分，真的不如皇帝身邊人方便行事。

好吧，穿成沈繁花也不是不可以，在未嫁之前，她直接進宮便可。

但現在呢？現在想要幫皇帝，名不正言不順，得繞彎子，畢竟開國皇帝，明君潛質，怎會與大臣妻子勾勾纏，有損名聲？

Crescent Family